



一大清早起床後就不順心。今天是周六，我是強忍著頭痛自己起床的。

一般來說，Ally是很喜歡活動的，每天不活動活動就難受。那種感覺我知道，以前當學生的時候天天跑步，活動量很大，那時候如果哪天因為有事情耽誤了運動就會感覺渾身不舒服。只是平常我的工作很忙，而且很多時候要在酒桌旁和書房“運動”，所以早晨只想能在床上多睡一會兒。Ally從不理解我，每天如同發條一樣準時在六點鍾把我折騰起來，然後我就迷著雙眼，蓬頭垢面地跟在她後面去戶外做運動。

大家湊在一起生活就是為了能求個高興，但是天天如此我實在不開心。有一段時間每天早晨我都會對她說同樣的話：“Ally，昨天晚上不是已經運動了嗎？我們以後每天只做一次運動不可以嗎？”

Ally在那段時間都是很堅定地搖搖頭。後來我一想，自己畢竟是男子漢，況且身體也有些發胖了，雖然自己一直不承認這個事實，但是多做運動也沒有什麼壞處，而且既然Ally高興，就遂了她的心意算了。如此一來，彼此倒也相安無事。不過Ally也做了一些讓步的，如果晚上我有應酬，她也不與我計較很多了。

今天早晨不知道怎麼了，Ally根本不理睬我，沒有想運動的意思。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回來晚了，但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，我也不願意醉醺醺地回家。昨天晚上雖然是迷迷糊糊的，卻一直想著今天要早點起來做運動。我認為我做的還是不錯的，既然這些情況以前也出現過，今天Ally有什麼理由要發脾氣呢？

我知道Ally喜歡發脾氣，不過一般時間都不會很長，最後我們都能和好。

外面的天氣很好，的確很適合出去玩，我連勸帶拉地把Ally帶出了門外。

在車上，我說道：“Ally，要不然我們去吃東西

吧？到你最喜歡的那家店去吃。”

Ally搖搖頭，又點點頭，最後把頭放在我的肩膀上。

“不生氣了？”我笑著問道。

Ally沒有回答我，只是在我的臉頰上輕輕親了一下兒。我心裡一陣高興，生活在一個屋檐下，磕磕碰碰在所難免，但是沒有解不開的冤仇。

好不容易在那家飯店附近找到了車位，我和Ally下了車。要進飯店門的時候，被那位熟悉的領客給攔住了。

“你們要吃飯嗎？”

“是。”我說道，“按照老樣子就可以了。”

領客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Ally說道：“怕是不行，你們兩個是不能進來吃飯的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我問道。

Ally惱怒地叫了一聲，轉頭往車那邊走去。

“這麼凶？”領客嚇了一跳，說道，“以前真沒有發現她是這個樣子。你可要好好地照顧她。”

“今天是怎麼了？”看到Ally又發了脾氣，我對領客大為不滿。

“老闆是這麼吩咐的。”領客說道，“你也看到剛才的情況了，這樣子怎麼能出來吃飯呢？別的客人怕是要不高興了。今天不行，以後也都不行的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我再也不來了。”想到又要花時間去哄Ally，我憤憤不平地對領客說道，“以後我不來了。”

“先生不要誤解我的意思，我們是歡迎你來的。”領客指了指遠處的Ally，說道，“不過她……你應該領她去看看醫生，她好像病了。”

“是嗎？”我詫異地回頭，看到Ally走路有些重心不穩。

醫生給Ally檢查了將近半個小時了，一邊查一邊問我問題，似乎得病的不是Ally而是我。

我看了看錶，歎了一口氣，美好的周六時光就這樣流走了。

最後，醫生點頭對我說道：“她得胃腸炎了。她的狗糧可能變質了，需要買新的了。”